

TUOLING QIANLI

驼铃千里





驼铃千里

TUOLING QIANLI

天津外国语学院

插 图 陈 玉 先

驼 铃 千 里

兰州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七二一九工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690×960毫米 1/32 印张67/8 插页5 字数79,000

一九七五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七五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0

统一书号：10072·473

每 册： 0.46 元

内 容 提 要

《驼铃千里》是兰州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选的散文集。

作者大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在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群众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人。

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广大干部、战士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全国人民、战备训练、军垦生产、民兵建设等方面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作品中人物性格鲜明，语言清新活泼，地方色彩浓厚。

目 录

丁香盛开	尉立青 (1)
昆仑红花	林 琳 (13)
沙枣飘香	雷抒雁 (25)
冰峰雪莲	文秀清 (40)
桂嫂	杨小敏 (50)
驼铃千里	严 肃 (61)
激浪飞舟	可澄云 (72)
长城脚下流水长	詹建勇 (84)
一本桦树皮书	窦洪振 (96)
农奴的后代	陈作礼 (107)
金灿灿的山菊	李今蒲 (117)

连队的一员·····	兰 新 (130)
沙漠长虹·····	李昌富 (138)
寄自延安的信·····	杨闻宇 邱静宽 (153)
六盘山下新一代·····	虞向东 (163)
老槐树下·····	杨小敏 (174)
火红的格桑花·····	林传普 (188)
老槐树和山丹丹·····	李 虹 (196)

丁香盛开

尉立青

初夏，出差来到陕南。山区的景色特别引人。山花布满视野，香味阵阵扑鼻；山花中数丁香最雅致，香味最浓，最惹人爱。

我沿着一条蜿蜒的流溪，踏着崎岖的小道，走了整整一晌，才看见了峪口坝子。点缀在绿色帷幕中的座座农舍，清晰可见；那金黄色的稻秆屋顶和粉色土墙，显得格外夺目。好一个风光绚丽的山村啊！它，就是老姜的家乡。

我是十年前在格尔木和老姜相识的。那时，我去汽车团了解工作，正赶上全团开展“学习姜大牛”的活动。就是他，在“世界屋

脊”上创造了安全行车二十万公里的纪录。早先，我们通过信，以后他复员了。记得他曾几次对我说：“王干事，有机会到了我们陕南，说啥子也要到峪口坝子耍一趟。”如今趁出差顺路，我决定到他家探望探望。

歇罢脚，一口气就走到坝子了。正要找人打问哪是老姜的家，恰好从竹林里闪出一位妇女，貌相三十大几，方脸，短发，矮个，粗壮结实，一看就是个能挑百斤走百里的劳动妇女。她朝我打量了一番，先道：

“办公的？走亲的？”

“打问个人。”

“谁个？”

“开车的姜师傅，早先在部队工作。”

“同志，你，”她接过我的军挎包，“和老姜在一搭工作过？”

“你？”

“我是他屋里人。走，跟我走。”她喜冲

冲地朝屋子喊了声，“妈——，有稀客来了哟！”

大娘老远就朝我答话了：“哟，好个稀客哟！我说喜鹊咋个喳喳喳，是解放军同志来了哟。快进屋歇！”她那挂满笑纹的脸上，显示出老年人一种特有的健壮神采。说罢，她咯咯地笑了，那笑声，是表示高兴，也似乎是自我责备——还讲啥子迷信哟！

大娘把我领进堂屋，老姜媳妇一手端着半脸盆水，一手端了碗醪糟，浮头上还漂着鲜嫩的鸡蛋，朝我跟前一放：“来，先洗脸，后充饥，客气不得。山里人不兴假，不够再去舀。我不陪你了，她们还等我点捻子哩。”说罢，一阵风似地跑了，老远，又回头喊了声：“妈——，记着洗些腊肉啊——！”我似问非问地朝大娘说：“点捻子？”

“王同志，你别见笑，她就是那个癫狂性子，又放炮去啦！在党支部里当了个委员，又

是坝子上的女民兵连长，领上一帮子妇女，跟上解放军炸山填谷修铁路，把山都挖通了，说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大娘象是有意在我面前夸奖她的儿媳妇似的。可不是嘛，刚才她那股子劲头，咋看咋象老姜。

堂屋正中贴着毛主席的画像，下边挂着一个方玻璃镜框，里边镶着几排照片。干啥的爱啥，老姜照像总是离不了汽车。左角的那张，姿态多么象雷锋一样。中间那张放大的彩色照片，我看了好久，才认出了老姜。一辆“解放牌”车前，手挽手地站着三个人，象一家人似的亲热。中间是一位非洲装束的老大娘，她一手挽着老姜，一手挽着一个穿背心、短裤，皮肤黑油油的卷发青年。照片下端斜印着一排外文字。我问大娘：

“这是哪？”

“你该晓得嘛，他‘援外’了，到坦桑尼亚啦！”大娘笑盈盈地指着窗前一丛盛开的丁

香，“瞧，长得多好呀！它是牛子前年休假时带回来的，是索里尼妈妈专门给我的礼物。她也是个苦煎人。她说坦国的丁香能医病，我腔口疼了，就泡上一碗，喝了顶用呀！旁边是她的儿子马杜奇，是牛子的徒弟。他们还问我好哩！”

我明白了照片的含义。显然是索里尼妈妈趁老姜回国之前，为了感激援坦的中国技术人员和中国人民，而特意合拍的一张照片。它深刻地记载了坦中两国人民的珍贵友谊！

看着这张照片，我的心一下子飞到了远隔重洋的非洲东部的“丁香之国”——坦桑尼亚。在那热带丛林深处，在那濒临印度洋的碧蓝的海滨，在那广阔的东非原野，纺织车间投产了，医院竣工了，公路通车了，农场正在播种，机器正在安装，铁轨正在伸延……这一切，都标志着坦桑尼亚的独立和昌盛！我仿佛看见老姜驾驶着“解放牌”汽车，那滚滚的车轮，日夜不停地行驶在峡谷、险道、丛林、

莽原，为中坦两国人民的友谊谱下壮丽的乐章。

看着这张照片，想起了我笔记本上那些关于老姜的事迹：在朝鲜战场，迎着美国飞贼的俯冲，他最先把炮弹送上了阵地；在敌人的照明弹下，他的汽车象流星似地把尖刀排拉到了出击的前沿；在断粮的日子里，他把一车车大米送进了人民军的坑道。我想起了他手上被方向盘磨起的老茧，他右腿上那块美国弹片留下的伤疤……老姜啊，你用车轮把中国、朝鲜、坦桑尼亚人民的友谊联在一起！你的光荣的战斗经历，正是中国人民国际主义精神的生动写照！

我问大娘，老姜可常写信来，大娘说：“信倒不多，可只要来信，我那媳妇就当宝贝似地念给她那些民兵连的姐妹们听。照她说，那是加油信。”我问信上都写些啥，大娘从里屋拿出一叠信来，递到我手上，说：“我识

字不多，你自个儿看吧！”我一封一封地翻看，信上都是介绍坦桑尼亚的风土人情，坦国人民对中国的热爱，我国援外员工和当地人民的深厚友情以及他们在那儿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老姜这些信有一个特点，就是信的末尾总有那么几句，要家里人多看报纸，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鼓励她们应当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有所贡献。我把信仔细叠好，装进信封，还给大娘，笑着说：“怪不得你媳妇劲头那么足哩！老姜这些信，可真个是加油信！”

“可不是，”大娘言语里透露着对媳妇满意和自豪的情绪，“她就象要跟俺牛子比赛似的，干啥子事都不肯有一点儿马虎。”

正说着，老姜媳妇回来了，泥巴糊了满脸。我差点没有认出她。我问：“怎么啦？”

“没啥。在河里给解放军推了阵汽车。”

“行吗？女同志身体……”

没等我说完，她就接过了话茬：

“女的咋？男女都一样。我又不是缺胳膊少腿的。你们解放军是铁打的、钢铸的，我是泥捏的、纸糊的？修铁路是大家的事，还能少了我们女民兵？对啦，下次你再来时，打个电报，坐上火车，我在站上接你。”

她的语气，她的神态以及从她那紫红色的脸上流露出来的革命情绪，都使人感到，她是一个思想开阔、充满活力、敢想敢干的新的妇女性格。好一对比翼齐飞的革命夫妻，多么令人喜爱呀！她那憨厚直爽、泼辣能干的性格，使我记起了老姜曾经跟我谈过她——

在那灾难深重的旧社会，她和旧中国千百万儿童一样，是在泪珠中泡大的。她自小失去了双亲，流浪在山里。但是，她没有忘记内心的悲伤，她憧憬着一个美好的未来。那时，她还只是一个黄毛丫头，幼小的心灵，向着北方，向着延安。她把一件件密信，藏在菜篮，裹在衣角，扎进小辫，含在嘴里……送给了游击

队；又把游击队交给她的一张张通辑地主豪绅胡作非为的传单，悄悄地贴在了乡公所和保警队的大门上。山雨欲来风满楼，穷人们暗暗相传：大军快进山了。她高兴得站在北山顶上，眺望着北方，山峦重重，白云滚滚，好一派美好的北国风光。她望呀，盼呀，终于迎了解放的炮声，迎来了山区的春天！

大娘八成看出了我对她媳妇的敬佩心情，她非常开朗地说：“要得要得，给解放军推阵子汽车，能耗多了个力气。拥军嘛，有力就该使哟。”

“大娘，大牛算是娶了个好媳妇。”我说。

“是嘛，梧桐树上落凤凰，配得好。这全是毛主席的好培养哟。”大娘十分健谈，她总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媳妇更多的事情都告诉给我。接着，又讲了她媳妇这样一樁事情：

去年深秋的一个夜晚，一场暴雨过后，山

风微动，秋叶零落，她踏着朦胧的月色，荷枪在新开的公路上巡逻。突然，一阵闷雷似的声音回荡在她的耳里。她断定是塌方了。她绕过鹰嘴峡，发现紧挨着百丈深沟的一段险道被洪水冲塌了。

深秋是山区多雨的季节。刚刚露脸的月亮，刹时又被云块吞没了。随着阵阵山风，又淅淅沥沥地落开了零星的雨点。风雨中，她隐隐约约看见了一串灯光，象萤火一样朝鹰嘴峡驶来。她知道这是工地指挥部的军车。怎么办？在这视线不清的雨夜，万一出了事就是自己的失职。她想搬来一根横木挡在公路中间，但又不能离开这个重要的岗位。车子眼看到了跟前，她站在高处，用手搭成喇叭，高喊：“解放军同志——，危险——！停车！”风雨夺走了她的喊声。她又朝空中鸣枪报警，枪声仍然被风卷走。焦急之中，她脱下棉袄，用牙衔掉一粒子弹的弹头，把火药倒进棉袄的袖筒，擦

了一根火柴，轰一下引着了。她提起衣角，朝空中舞动。风助火旺，构成了一个炽烈的火环，特别耀目，给司机标志出了一个显著的停车信号。

车灯的光柱透过火环，收进司机眼帘的是一位站在风雨之中，身着衬衣，横挎钢枪的女民兵。她那气吞山河的英姿，镶嵌在火环中央，展现在天际，一幅多么动人的美丽图画啊！

这火环，和山山岭岭的万家灯火连在一起，表达了山区人民建设祖国的心愿；这火环，辉映着山区军民的鱼水深情；这火环，燃烧着沸腾的工地，惊醒着深山老林……

这是一幅动人的美丽图画，又是一曲回响在群山的嘹亮凯歌！

我问大娘：“以后呢？”

“以后，”大娘充满了欢乐，滔滔讲了起来，“解放军的宣传队把她编成戏，工地演